





乾隆乙酉冬鐫

瀛山筆記

繡雲堂藏板



對

海陽太史黃公以高才  
學為康熙中詞林眉目  
文著撰甚富嘗時已流播  
意近獨瀛山筆記一種未  
經鏤梓其垣孫覲樵念先  
世遺書不可不廣其傳乃



訪求原本是正謬謬刻法至  
間寓齋筆記之名昉自陸  
放翁老學庵其餘筆記錄  
筆談皆其類也後人編入  
說郭稗海踵而為者滋多  
古今率推夢溪放翁兩家

為其異聞軼事往往於此可  
放而刺之以理裁之以識且  
當詩文著撰之外篇也否  
則以齊給濟其小辯甚者  
且為道之賊而文之蠹曷足  
尚哉此書雖卷帙無多然

名言雋旨層見疊出安石  
碎金有不必兼函累積而  
可寶者硯樵嚅嚅風雅歎  
唾英華家學之師承遠矣  
乾隆歲次乙酉九月雲間  
後學王永祺謹序

高叔祖瀛山公休陽高源人自幼天資竒敏長益  
刻勵讀書博洽無所不通年十三入浙江嘉興府  
石門縣學康熙丙午舉孝廉癸丑成進士官翰林  
院編修以詩古文辭擅場人仰之若神麟鳳奏  
山北斗丙辰會試分房得翁鐵菴先生卷首薦於  
主司主司未應公奮曰茲卷不中即中而不元何  
以服天下已而鐵菴為亞元由公爭之力故也一  
時最相契者若林姬士俞以除程宏執查秦望汪  
蛟門李念茲顧見山顏脩來諸先生皆負當代重  
名凡文酒宴會登臨山水所在必與俱金春玉應

詩文日出積有數千餘篇今零落殆盡矣存惟宏雅堂集柏林寤書二書至瀛山筆記向聞其名而未之見煜在雲間從友人所借錄因分為上下卷鏗梓傳之其它著述將次第蒐訪彙成一家之言乾隆乙酉冬至日從孫煜謹識於雲間寓齋

瀛山筆記卷一

海陽黃士埴伯蘇著

從孫煜硯樵校

予家敝廬之前有山曰瀛山今一椽不存矣存此名以誌明發之意耳

五代蔣密詠桑句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為人所稱此語與李公垂鋤禾日午同妙余嘗記明時有照磨某詠木棉句云采采西風雲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慙語意頗佳堪與蔣句並傳士大夫僥倖一時而經

濟罔聞者誦此寧不汗顏耶

李長吉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如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余謂荆公之偏僻好議人即此可見豈無黑雲乍開乍合映射甲光之時乎楊鐵崖賦楊妃襪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可稱妙絕予謂詠事詩必有此等句方為絕唱如唐人愛妾換馬云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此等佳致要是中唐以後開闢初盛諸公未有也

唐李山甫云三尺焦桐七條線子期師曠兩沉沉士處當世知音實少世態難堪誠有我思古人之感金雷瑄送李汾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酌信陵墳此真無可奈何之語

淮陰報漂母亦是感其意耳今人作漂母祠詩記沾沾一飯何其視淮陰太小也余甲辰冬過漂母祠曾題詩云英雄落魄且塵埃踪跡因人自可哀未必王孫能餓死誰如阿母獨憐才又云舉世須眉那足論惟聞阿母唱王孫憐才自是無今古千載猶銜一飯恩亦此意也余又有二詩云武媪壚

頭酒王孫竟漂餐壺殮何足道此意亦良難咄咄  
亭長妻曾不殊邱嫂縱使肯嗟來臨饋誰能飽斯  
亦為王孫占地步耳

遇合之難古今同慨浩然有松月之吟東野有棄  
置之詠余癸卯下第作踏莎行云窮鬼生憎文魔  
叵耐書空久矣殊堪怪秋風直是太無情年年做  
盡炎涼態縱酒何聊悲秋無賴十年辛苦今安在  
人生窮達且休論幾時填滿風簷債予自辛卯至  
癸卯被削者五蓋滋味飽嘗矣

東坡赤壁賦中吹洞簫者為道士楊世昌成都人  
吳文定有詩及此云數行石刻舊家藏謂長公自  
註也然詩殊乏情味予題畫赤壁圖絕句云山月  
江風引興長乾樽桂棹泝流光應知入夢翩躚羽  
猶是吹簫楊世昌自謂差勝

釣臺詩作者多矣未見有絕唱者程奕先一聯云  
功名一代鄧馮外俎豆千年耕釣身殊有別致  
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漢書  
以為餘姚人誤也

梅花詩自少陵五七言外佳句不可多得宋人酷  
稱林和靖顧暗香疎影格調殊卑品題滋俗高季



通諸作頗近宋人李滄溟一代宗工而驛使仙郎  
關山笛裏亦大家之率筆耳要之熟調纖音避此  
入彼著色相則損天真言清空則乏風骨此其所  
以不能佳也

雪詩之難與梅花同宋人有云看來天地不知夜  
飛入園林總是春妙矣然自是宋人佳句猶之和  
靖之暗香疎影也予詩云山川同氣象天地轉高  
寒吳日千極為擊節以為不減少陵殆非敢望但  
或少異宋人爾吳亦有句云萬家同彷彿入夜轉  
光輝語境超絕詩眼頗相同意象則有別

吳日千有徐侍中篇絕類焦仲卿古詩近代長篇  
第一作也吳又有句云白業遲回首青山一汗顏  
絕似老杜

元揚真題管寧濯足圖云踏徧遼東未是癡藜床  
欲穴只心知好留一掬黃泥水漫却曹郎受禪碑  
詩極警策然頗蘊藉不似宋人詠史作主角盡露  
也予亦有題扇二絕句其一繪少陵畫紙敲針句  
者云元黃爭一局得失總如鈎輪與杜陵叟江村  
事事幽其一寫楊妃而過肥因戲題云罷舞霓裳  
後豐姿動醉眸三郎憔悴色應不為韓休詩雖率

筆亦足解頤

丙午秋有以蘆雁索題者予戲書一絕云踪跡菰蘆冷心期烟水長層雲千萬里橫絕向秋光吳日千見之以為獲雋之兆榜發果然殆近詩識也十年前在吳門有友人邀飲座中一瞽妓彈琵琶侑酒手持扇上三絕今已不能全記其一曰亦知世上無青眼一種芳心暗裏傳一曰天公也恐卿飛去畫就嫦娥不點睛一云琵琶撥盡相思調滿座裙釵妬眼看語語切瞽目而各具一意巧思雅致自是才人手筆惜不得其姓名

曩見有作竹杖銘者曰足不力倚於手孤竹君真老友可稱古峭

余製墨有銘云吾敬爾之清剗吾愛爾之黝然之光吾服爾之多文而善藏

唐子畏題半身美人圖云動人情處不曾描太近俚傷雅矣近見傳奇中有詠此者云丹青不是無完筆寫到纖腰已斷魂此則今人遠勝古人之句也

詠物詩有宜著題者有不必著題而妙者如李空同桃花詩云入門風片時時墜近酒春枝故故斜

此真大家詠物句也

友人程奕先有句云水痕秋讓石雨氣夜侵燈俞子政云泉聲迎石壯人影入溪清並唐人名句也僕每舟行溪山中輒諷詠之

吳日千感懷古體云玉顏苟自愛不嫁庸何傷是漢人佳處風雅之遺也又嘗見一詩云少長深閨裏經今十五年春來雖有思只在鏡臺前日千極賞之以為真風雅

先君子深於詩道兵燹之餘篇章盡失損猶記避亂時有弔金正希汪長源二先生詩一聯云南北

海陽雙義士後先翰苑兩詞臣汪死于北金死于南皆海陽人其精當簡括如此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湯若士才情妙絕一時知音者猶訾其不協律二十年前余見梨園新曲絕少今填詞度曲幾徧海內是何關白馬鄭之多也蓋前輩動筆便為傳世計故不苟如此今人只知射利豈復顧爾許耶

余有感詩云勇怯何勞較市前男兒七尺不輕捐漫言壯士能相辱世上應多似少年

吳日千有小序儷語云女子善懷豈無膏沐男兒  
意氣何用錢刀純用成句可謂絕工

七才子自有流弊然廓清之功不少袁中郎小有  
致耳而輕訾王李今試取袁與鍾譚詩較王李諸  
大家觀之真不啻黃鐘與瓦缶矣袁作嚴子陵祠  
詩而曰乞我上上籤此何等語也滄溟詩中多用  
風塵字議之者呼為李風塵予謂口頭慣用字句  
大家時有之擅場處亦不藉此且老杜詩中率用  
蒼茫牢落白頭字何不呼之為杜蒼茫杜牢落杜  
白頭耶中原萬里黃金白雪吠聲者知其說矣予

獨以為顧用之何如耳予往時有句云白雪懲孤  
唱黃金閱世情亦故用此等字也

野日荒荒白春流浪泯清荒荒言無際泯泯言無  
聲也此二字從未經人道自工部拈出便似天造  
地設

葉石林評杜八哀詩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  
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自  
哉言乎知此者可與論漢魏矣微獨古詩即歌行  
亦有之如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作乃真傳奇  
體也

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他人說知足知止無此  
蘊藉

老杜數稱其弟為令弟今人頗駭之余謂俗間稱  
呼相沿不覺耳今自呼其弟為賢呼人之弟為令  
稱兄則曰家兄稱弟則曰舍弟試思賢與令家與  
舍有何分別思之真可發笑也

少陵有寄族弟唐十八詩左傳在周為唐杜氏故  
唐人異姓亦猶稱族綽有古意昌黎云韓與何近  
亦同此

往時泛月雲間橫雲山下作詩有聯云中流澄野  
月入夜淡秋雲私謂淡字則微雲淡河漢古人有  
之澄字從前或未有用者後讀老杜喬木澄稀影  
王摩詰薄霜澄夜月乃嘆今人終不能出古人範  
圍也

五言古詩須論氣味漢魏之作從此辨之氣味是  
矣然後論工拙所謂工者非雕琢之謂乃鍛鍊澄  
汰之至氣味絕似而詞句又是古人所未曾經道  
此擬古極則也

蘓李十九首總無著力字樣所謂自然之至也若  
用一著力字便是詩眼非復古詩矣僕生平不喜

看六朝詩亦以此耳

五言擬古勿多涉晉宋以後為其體愈雜而法愈離也作律詩絕句須略帶晉宋齊梁風致反覺饒味蓋凡事窮源勝於隨流耳作字亦然

七言古若擬漢魏者不可攙入唐音亦猶五言也唐體又有分別其為初唐者流麗為主其為少陵者以蒼老為主要之各有佳境不可偏廢但下筆時慎勿雜出耳又漢魏韻有旁通與唐有別

景帝之崩為中官蔣英以帛勒死諸史傳所不載予丙午闡中明史論內有云南宮復而燭影之踪

跡傳疑蓋謂此也

名應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司空表聖此句真不愧名士

陶靖節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少陵云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只用形似不須明言而已知其為咏雪真自然妙句也唐明皇賦象恒依物縈迴屢逐風亦佳

甲辰秋與查匡來同舟入都途中擬元人一半兒詞十首今遂失草稿猶記其一云綠波淡蕩送行舟垂柳陰陰映荻洲天際旅人無限愁助悲秋一

半兒離騷一半兒酒可謂一半兒詞中創語  
石門吳穉文先生有詠淮陰句云生死王孫兩婦  
人警策之極惜不及見其全集

風塵困人丈夫會有受辱時然不挫折烏得激乎  
余讀史有感二絕云倚劍休歌行路難浮雲自幻  
太虛寬而今縱遇淮陰少也作橋邊黃石看落拓  
因人迹易沉憑誰激發壯夫心須知亭長晨炊婦  
恩比今餐漂母深

公孫宏年六十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武  
帝以為不能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郡國復推  
宏宏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辭不獲就徵  
對策擢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官曰親貴累遷  
至宰相封侯夫猶是宏也始而免繼而用數年之  
間迥如天淵何耶陸宣公為考官韓昌黎不貳過  
論被黜再為考官復出此題韓仍用前作不易一  
字陸稱賞置上第古今若此何限豈非時為之哉  
趙克國屯田奏自金城至長安千餘里往返倍之  
中間更下公卿廷議而六月戊申奏上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首尾纔七日漢時章奏議論之簡速如  
此今時本章下部覆動輒經月何也漢時廷議自

丞相以至博士人抒所見惟是之從雖卑亦用今  
廷議率大僚主之會議徒名耳且徃代章奏可否  
出自宸斷居多而近必由部又覆稿必由吏書干  
篇一律絕無卓見天下事豈二三吏胥可辦乎欲  
草此陋習致太平必須天子日日視朝凡章奏皆  
面與大臣商推批行此最要務

王右丞西施咏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希此就皮  
相世態言之耳斯飢季女從來空粉黛之群落魄  
英雄原自抱風雲之概何必日後始知也

金華永康縣延真觀前唐道士馬自然過此指庭  
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  
果化永康至今出松化石其皮節膚理色質宛然  
望之無異真竒跡也余戊申至義烏覓得之咏以  
詩云可怪青葱質何年變化新歲寒心不異勁節  
久彌真膚寸能生澍嶙峋信有神莫言邱壑相終  
是近龍鱗安邱孫夫子令義烏八年矣謂予曰旦  
夕薄轉一官去此土一肩行李無長物惟松化石  
二段道遠重不可致耳先生廉甚孤行一意不畏  
強禦獨處衙齋者五年惟二三僕從同居淡泊堅  
苦有寒士所難堪者嘗出城丈量先期戒里胥不



得供飲食比至城外有獻杯茗者即杖之其介如此予時入署中見其坐卧器用率皆白木無漆者亦民膏民脂也東陽陳大尹從郡中還先生留之署中宿時暑多蚊署無二帷夜開城門至予寓借用亦異事也馭下極嚴受訟惟令里保呼集赴審從無一胥下鄉然有所示諭亦如期必至無敢濡滯者訟者至鞫得情實立為剖決民莫不畏而愛之政績為兩浙最督撫薦舉卓異以廉不能具苞苴部胥摘他事未銷者駁出復疏得白久之僅轉

邳州守竟以微文註誤鬱鬱而卒廉吏不可為痛哉

制府趙公嘗檄下屬吏各條陳利弊孫夫子顧予嘆息曰今利弊無不備講矣然年來天下事何一非陽奉陰違者耶此言真洞切時弊

司空表聖秦坑銘云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秦坑儒耶儒坑秦耶小文字有此大曲折又極古奧可以為法

今世耳食者輒云史筆貴簡此論大謬予嘗謂史之妙妙在繁繁而有法乃真簡非削去事迹以為

簡也子長妙絕千古其佳處正在能繁今就其書論之其簡者止是述綴五經左國者耳子長之書自戰國後以及本朝方始淋漓可喜若其簡者非子長之簡乃五經左國之簡也子長於小事片言無緊要處傳神著色故能妙絕千古今取其書枚舉論之如伯夷傳入後代人手只讓國叩馬采薇數行可了豈肯排宕至此熟讀報任安書何等排宕則子長之善用繁非虛語也如李廣傳中豈吾相不當僕耶且固命也班孟堅削去且固命也四字便覺意味短索相去遠甚至斬灞陵尉之後武

帝賜詔子長缺此一段孟堅增入乃更濃溢二書如此甚多難以縷悉也新唐書所以不如舊正在此五代史亦然然歐公得子長之感慨故事實或有傷簡之處而氣味有近於子長者不特此也陳壽之書已為簡字所悞遠遜史漢實在於此故修史不可立意求簡也明世王公諱宗沐者著資治後編尤坐此病如宋臣舒亶坐用官厨錢事覺詐為目錄以自文飾神宗以為自盜可恕欺詐難追削其兩秩而後編記事止云坐詐為目錄削秩而已夫去其前後而云詐為目錄使未涉獵者見之

不知為何等語脩史如此豈不誤人耶

杜拾遺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岑嘉州聖朝無  
闕事自覺諫書稀同是佳語然立言不可不慎亦  
微分忠佞矣且唐此時何時而云無闕事耶

錢武子語余京師西山明景帝陵後建文帝陵在  
焉題曰天下大和尚墓余謂建文帝無失德遜位  
令終今已革代若得稍為修葺易其碑題崇以帝  
號豈非盛德事耶武子有截句云塚上殘碑野草  
紅年年杜宇哭秋風長陵麥飯無人問枉說金川  
靖難功令人讀之凄然 王敬齋先生燕人也云

西山無此墓確係訛傳

吳日千云世宗曲庇嚴嵩以其貌似興獻王也此  
語必有所據因記唐王孝傑陷吐蕃事極與此相  
類

坐次論及樂府吳日千云嘗記有友人謂孔雀東  
南飛是漢人彈詞錢武子因云木蘭歌是六朝彈  
詞皆確論也

史謂嚴武欲殺杜甫不知何據武性頗倜儻任俠  
待甫極厚非以喜怒小節輒殺故人者且老杜落  
落權勢之外豈有地今相軋而武遂不能容也余

謂甫與武同朝晚為其客牢落感慨時或有之故  
暫為幕客旋返溪上觀其詩云白頭趨幕府深覺  
負平生略可想見後人因茲遂不免附會耳  
同人讌集謝提月押羊字為韻數首最後得句云  
一時邾莒盡牽羊予為之擊節固知作詩不厭苦  
吟率爾下筆必無警句也

李于鱗羅敷曲云春日照城隅羅敷陌上趨自使  
停五馬不是使君愚姿神雋絕古今來才人俱不  
能不擱筆矣即漢人原詞亦當遜其簡妙

張江陵與人東論文云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

養氣曹孟德臨戰意思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  
喻文董文敏謂臨試須養喜神皆作文要訣

唐高祖是封君天子趙普是門館元勛僕頗不滿  
於此二人唐祖不如竇建德有開國氣象李勣不  
如劉黑闥趙普遠出梁震孫晟之下世人以成敗  
論人烏足以語此

金時詩人杜佺作馬嵬坡詩云楊柳依依水拍堤  
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藉殘紅襯  
馬蹄自晚唐以及宋元詩人詠古好發議論無復  
蘊藉婉麗之妙此首何其拔萃

瀛山筆記卷一  
梅妃貞女子也太真傳贊云豈特三女子之罪哉  
同類並觀徒以其色而已余有詩云一斛珠殘祇  
自傷此身終不愧君王海棠零落隨行路爭及江  
梅徹骨香稍為梅精吐氣

瀛山筆記卷一

瀛山筆記卷二

海陽黃士埴伯蘇著

從孫 煜 硯 樵 校

山水奇秀者有之若西湖之精麗殆未有兩也然  
湖心亭已與官署無殊登之者止寓目遊人屬耳  
笙歌而已神情豈復與山水相關耶俞企延先生  
詩云遊人樓上醉西山獨自看真實錄也

平生壯士懷萬古腐儒志一入殿最程不出催科  
位此程奕先宰石門所作詩也普天下作令者讀  
之強半應為淚下

晨露每看花蕊折夕陽頻見樹陰移放翁此聯真  
得閒寂之趣雨聲已斷猶聞滴雲氣將歸別起峰  
閒中妙語也百年竟向愁邊老萬事原輸靜處看  
讀之令人感慨身外豈關吾輩事鏡中已換昔時  
人便是此二語意

南北迢迢悲往事古今莽莽歎浮生伯倫一鍾君  
休笑冢象祈連亦已平此放翁律詩半首也余嘗  
截取題負鍾圖倍覺佳切  
塵埃幸已賒腰折富貴深知欠面團雖是宋人佳  
處然面團成何等語耶

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拗句殊有氣  
力頗得少陵鱗甲

徐宏祖字霞客江陰人生有奇趣好遊凡宇內諸  
名山及外國山川無不周覽嘗窮崑崙著湖江紀  
源謂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其源同出禹  
貢稱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所著  
有遠遊日記惜未之見人問徐遊歷四海山川何  
處最佳曰薄海內外總不若徽之黃山登黃山天  
下無山觀止矣晚年將老於黃山會病不果其好  
義獨行錢牧齋詩中備述之

清山筆言卷三  
朱眉方說太平邑戊午孝廉邵樸元堅苦篤行嘗  
問友人計偕費用幾何答云一主二僕費及百一  
十金邵大笑曰余只一身襤被徒步往返共費六  
金耳此等風味在今日物力艱難時未得其人何  
况處豐盛耶

劉青田仲子璟所著遇恩錄述為舍人居時擒  
得山賊送京明太祖即呼解後入見是時廝役下  
人得見至尊可謂得泰之象矣又洪武時糧長亦  
得入見古所未有蘇軾云極泰之朝細民得以上  
通極否之朝禁近無以自達從來治亂盛衰之機

何莫不由于此

黃石齋崇禎時上疏有云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  
魚戀棧而來者必非良馬以唯諾取士則所取者  
必市利之臣以箕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  
可謂痛切

黃山麓湯泉之前為祥符寺寺中真武殿兩壁有  
二絕句云紫翠林中便赤脚白龍潭上看青山藥  
爐丹井在何處三十六峯烟月寒何年白日騎黃  
鶴踏破天都峰上雲欲起軒轅問九鼎道衣長侍  
玉虛君旁寫南宮謫吏雲谷樵夫書僧云是羅仙

作拍念庵太史也朱眉方疑為羅近溪筆近溪名  
汝芳嘗守寧國此地山川多有其題詠聞登天都  
峯者惟先生一人又近溪相傳父子仙去念庵亦  
傳仙去余謂近溪為郡守必由部曹出此云南宮  
誦吏想曾為禮曹郎也屬近溪為多

黃山高處有古松而無茂樹因少土松根盡附石  
上高不過丈大約數尺者多皆幾千年物穉者亦  
數百年昔人詩云石上松曾見古皇余有句云托  
根全在石結氣半依雲又云陵霜纜數尺偃蓋已  
千年俱實錄也天矯飛舞曲折蒼秀如龍形移種

盆中最難活活者雖在盆百十年不加長但在山  
松針短細可愛入盆中則針漸長耳宜瘠土稍肥  
不活耐暑耐凍夏天但每日清晨澆清水檢去蟲  
蟻防其侵蝕冬則不必澆水也

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感激取四子書終  
日拜之忽能識字見歸震川序中

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康熙癸丑十月  
領朔朔旦余入朝坐次見午門中間黑氣如屋問  
諸同列或以為霧比退朝傳聞氣從殿廷中出予  
私憂之及臘而兵端應矣異哉



古鏡銘一云鳳凰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  
相會梁簡文銘云金精玉英冰輝沼清雲開月見  
水淨珠明唐人云儀天寫質象日開輪可稱古雅  
清潔至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則麗語也儀天二語  
絕似唐賦破題

弓足人以為始於五代楊升庵援樂府雙行纏謂  
起於六朝子謂先秦文學邯鄲之步匍匐而歸此  
古人弓足一証邯鄲晉地今山右尚甲天下宋人  
帥太原者有吃冷茶之譔又成帝持合德足不勝  
至欲豈非確據乎張平子同聲歌鞞芬以狄香鞞

履也諸人皆未引此

孔明云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真宰相語也  
所謂一心正兩眼明嗚呼難言之矣

莊子藏舟於壑夜半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向不得  
其解予壬子冬初入都舟次近京閘河見土人多  
掘岸泥為坑埋小舟其內恐冰凍損也舟甚小一  
人有力者可負非虛言蓋實事耳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太顛閔夭於置網之中授之  
政而西土服此段可作兔置䟽汲冢周書克殷解  
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

九鼎三巫此陵可作八士章疏

汝州井皆以夾錫錢數千鎮之曰沙八井中人飲成瘦錫錢所以制沙土也惠山泉甲於諸泉豈亦以山有錫歟

欵乃曲欵歎聲乃讀作襖今人多誤

謝康樂明月入綺牕彷彿想蕙質較十九首燕趙佳人等語何其簡雋然趨於時矣

杜工部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足稱梅花佳唱王弇州何以不舉此

詩

陳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又碧瀾堂詩云苔溪清淺雪溪斜碧玉光函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與東坡題李世南秋景詩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側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王介甫六言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皆寫江南景物如畫軟塵寸文回首家山誦此不覺悵然

錢飲光日斜川上收虹飲雷過城頭挾雨飛用字  
確寫景奇真善學少陵之句又白酒儘拚秋晚醉  
黃花肯負歲寒交又野草花鋪紅毯潤新秧風熨  
翠濤平並是七言佳境錢五言尤首尾一氣似杜  
錢飲光蛛網閒終日蚊雷鬧一時與徐方虎露筋  
廟世盡能銷骨天寧縱聚蚊俱長於風刺

錢飲光五言如潮上溪流轉江明水面高又帖天  
鷹漸沒困雨鴨知歸殊有風骨又報霜新雁過警  
露草蟲譁亦佳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向以為創語

耳錢牧齋箋云張輔名士優劣論孔明殆將伊呂  
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崔浩著論謂孔明不能為蕭  
曹陳壽未為失實少陵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  
說而抑崔浩之黨壽也從來讀杜者未能見到此  
老真不可及且因此愈見少陵立言有根據也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  
人又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  
置老夫讀之不禁感慨霑襟詩之感人如此亦由  
情境相似也

唐李衛公積薪賦云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

焚語殊可味

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今人因此遂以愿為高蹈者考之史愿李晟之子生長富貴性奢侈後為宣武節度使以此致變踰城走則知昌黎文中所述乃是譏切其侈泰而規之耳

吳兢記張說證魏元忠事不肯少假借世稱其直吾意以為不必然君子之善善也長所以與人為善也何必如酷吏斷獄乎

李林甫知明皇欲用韓休因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乃薦林甫有宰相才遂柄用然則唐之亂乃

休基之也天下必肥豈其然乎

晁錯為景帝畫策欲使帝自將而已居守史記無之惟漢書增入此段孟堅或亦有見於家令得禍之由在此歟蘇文忠著論正從史漢異同處尋出耳古人讀書固自細心也

范增勸項羽立楚後直為羽謀借此收服人心耳非為芊氏也文忠謂懷王與增誼同存亡得毋固乎

昭烈逃竄之餘寄命於吳非得巴蜀用武侯無死所矣穎濱謂棄天下而入巴蜀何異晉惠之內糜

哉

崔與之奏疏云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可味可味

唐武后時瑯琊王冲起兵坐誅後有告人豫冲謀者有司議以為更赦令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宜殊死而籍其家徐有功駁之武后怒詰不撓得免魏賢者也而附會酷吏豈一時風氣所移賢者亦不免也世固無真人品末路委蛇韋庶人何恠哉

興王之世未嘗無亡國之策如唐高祖時畏狄議遷都是也亡國之際未嘗無興王之策如即墨大夫說齊王建者是也漢高屢敗留侯一言而滅項石勒困敝張賓決策而開基興亡在俄頃間耳故曰君道在乎用人

漢宣帝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寔不知所守此真論治至言諸葛武侯王景略李贇皇知之近代惟張江陵差可語此

魏武下令云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又下令云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士有偏

短庸可廢乎阿瞞用法至嚴而求才之令於此惓惓至再豈好貪吏哉

唐太宗云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寇萊公云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張曲江云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可為太息

程伊川之諫折柳乃三代保傅遺意

樂毅報燕惠王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二句之下即以伍子胥立論此一轉最妙可見古人厚道亦可見古人妙手若今人則必道破

仲長統昌言云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得細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切實之論所謂王道本乎人情

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波濤激為風颭怒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此張文潛論文也世俗所謂印板之文不知有變化而管窺者又求變化於

理法之外均之不足與言文也

李伯時畫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其成染精  
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余  
謂詩文亦然立意為先此是要領人或知之至率  
略簡易之妙非苦心此道者未易與語也

凡相研首觀其質質以細潤為貴是即君子小人  
之分質不佳其餘可弗問也質佳矣乃論其才才  
以發墨為貴體用之謂也才質兼乃視其所養養  
期於久如君子進德脩業日積月累非可襲取久  
而古色照映望之溫然所謂有德之形容也三者

研之能事畢矣又必器大然後以觀則美以用則  
宏四者全聖乎研者也觀止矣器不大而三者無  
憾賢乎研者也其次也若器本大而琢者小之器  
本小而琢者大之或咎焉或功焉人力所造品亦  
因之也質美而短於才然所養已成終難委棄才  
質美而養未至尚可俟之又其次也若粗而發墨  
是為礪而已矣小人之才祇以厚敗吾無取焉嘗  
見宣和蓬萊研大可徑尺而磨墨處甚窄余有一  
研甚小而磨墨處頗寬

趙承旨廣北苑筆意寫扁舟詩思圖小楷題云至

大三年六月望日吳興趙孟頫為吳彥良畫又行  
書云岸靜樹陰合江清雲氣流可憐無限景詩思  
落扁舟子昂再題席帽山人王原吉題云吳興名  
邦山水曲上箬下箬蘭苔綠翰林學士偶歸來小  
立鷗亭送吟目亭前倒開天十頃玻璃風動珊瑚  
影鹿頭舫子漁家郎想有蠻歌度深靜故人徵畫  
復徵詩真行妙墨陵義之鄭虔三絕世無有嗚呼  
何幸再見至大三年時至正壬寅白露日王逢題  
軸頭片紙云橋李項元汴家藏寶秘余觀世俗所  
傳趙畫類皆工細如吳下所摹仇十洲伎倆耳此

幘純用墨筆惟亭子人物稍著色姿神腕力迥然  
不同董宗伯謂趙得北苑之髓信非虛語觀其用  
墨知吳仲圭諸人皆出於趙名手自有淵源也平  
波數筆勻細如絲縈紆流動之致畢備鹿頭舫子  
恍如搖蕩於楮墨之間誠所謂筆有化工者耶此  
畫向在京口張仲欽先生家董宗伯嘗以浮嵐暖  
翠請易張謝不應今歸大司農梁玉立先生余恨  
無力留此有類趙明誠所歎因紀其略時一披覽  
以當卧遊耳

蓬牕日錄有云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舉朝志



氣委靡無振奮激烈之圖必一槩苟且了事其患有不可言者又云士大夫無遠機長睹難以經世噫何其明於治術也

蘓文忠公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劉文安公定之言為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至言也

元處士王紹文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可銘座右

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此養生名言

蓬牕日錄云趙括言兵父不能難阮瞻無鬼鬼為之屈事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予每聽強辭輒思此言之確

真西山謝表竊觀列聖之用人雖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後世詞臣以時事為諱可為太息余有詩云臯夔昔日無

窮事俯首雕蟲愧對揚亦此意也

柳子厚吏商說教人修政事名譽以干進是巧宦之術也然商而吏者實衆矣余更欲著商吏論

董文敏題開皇蘭亭云秩序雖出於文皇之世乃隋開皇時已自刻石此本實蕭翼之間諜智果辨才之讐也尤延之王順伯諸公見此必不聚訟於定武趙子固見此必不捨命於昇山子昂見此必不盤旋於獨孤東屏之二本而十三十七題跋不置顧余何人邁此奇寶後舉者勝豈非平生之快哉高鴻臚博雅好古多藏名人真蹟余從江右試

士歸宿其齋中信宿得盡發而品題之以此本與郭忠恕輞川圖為第一余以報命嚴程悵不能臨寫蘭亭一編如慶喜見阿閼佛耳萬歷丁酉九月董其昌書又一行云乙卯仲夏重觀於畫禪室予另有跋載在鑒賞紀略董跋所稱高鴻臚武林高士深著尊生八牋者也

泰和尹公瑣綴錄云翰林之官不可以品秩論蓋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咸可周旋抗禮譬若權焉重自萬鈞輕至銖兩無不與之均稱而平等特一移動遠近之間耳今人每以冷熱分別予謂吾輩

之所以異于人者正在此耳上可以陪玉皇大帝  
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雖以解嘲亦確論也

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魏河北太守司徒崔  
浩其姊夫也魏主燾南侵浩密有異圖光世約河  
北義士為應謀泄被誅連坐者甚眾則浩之禍非  
以史也

鍾繇之繇與咎繇之繇同今人多誤讀

夢中與人論鬼神禍福之事余云鬼神者所以濟  
王法之窮也覺而繹此言頗似子書意謂人之作  
惡或政刑之所不及或勢力之所隱庇不有冥誅

人復何畏乎至治之世其鬼不神蓋亦謂冥誅之  
所得加者寡耳

蛇傷痛苦欲死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效  
見瑯環記

余在休寧時一僧為蛇傷余偶記宋人有方用香  
白芷為末加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先用溫水洗  
淨再敷末藥俟惡水湧盡再洗再敷試之即愈

瀛山筆記卷二





